

欽定元史

卷百八
十九之
九十四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顯門者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

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闕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

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間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

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
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
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
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旣退隱蘇門乃
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
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
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
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
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

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
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頴從而
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
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
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
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
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頴游或聞
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
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

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頤氣字端
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高
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頤無子有
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据博貫
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
頤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
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
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
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

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
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
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
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
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
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
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
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
下至巨洋別鳴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
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
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
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
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
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
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
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
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
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

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

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
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
表註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歷初廉訪使
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
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
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
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
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
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

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洗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洗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

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
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
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
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
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
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
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
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
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
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

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

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

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耻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

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祀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

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

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
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
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
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
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
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
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
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
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
正其非作四書通九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

元明雜錄卷之四 列傳
指異者析而辯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
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
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內江縣卒
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宋初延節爲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與
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
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
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

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

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清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

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
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
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
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辯凡如是者十餘
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
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
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
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

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

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洄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沔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顛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顛性

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歷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軒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軒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軒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軒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

使一從史先詣酌舍酌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
酌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酌有
懼色酌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
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
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
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
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
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酌制行甚高
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
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

宗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遠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閔人爲服總麻者百餘人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

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
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震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
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卽歸休田里
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
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
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人
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
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弗如成人
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

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卽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

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道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潔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菴時蕭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其所著曰渠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欒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

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諡之曰靜安先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卽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

簡覲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
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
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
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
就旣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
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
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元史卷一百九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桌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貨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

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旣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錄事

關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卽違
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
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
東大禋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
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
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
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
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
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
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新有銅巖惡少年徂伺其

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
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
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
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
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
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
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爲禳祈一嫗
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
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
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

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嚙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喉盜誣兄受步搖爲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

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
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
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
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
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
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
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
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
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
抄顏樂齋藁行於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

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允明潔可誦人稱之爲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簽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爲尙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

章爲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
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爲
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爲提刑按
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不肆介而不狷與羣賢講論
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爲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
史王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
來爲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
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所至
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
則古式學者化焉旣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

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爲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爲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朋來以周禮

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
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
禮樂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
祀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颺言
於朝以朋來爲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
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
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
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
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

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
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
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
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閱宋季文章氣
萎薈而辭骯骯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
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
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
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
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

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巘爲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儼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

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
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
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爲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
留夢炎事世祖爲吏部尙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
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
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爲
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
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爲文長於叙事時人求其文者
車轍交於門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儼之爲眉山蘇
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秦定

元年卒年七十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

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
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
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統賦江浙行省
爲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九
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尙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
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
中爲曾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
安南世子陳日燿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
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燿以不庭之罪且

責日燭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尙右之禮往復三書宣
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
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
欲寘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尙氣頗嫉忌之遂除
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
滿復請爲鄉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
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
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
歡察兒怙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孚曰
使吾民日至葶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愬

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
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於
家年六十四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爲詩文大抵
任意卽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於世子遘江浙行省左
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孀適藁城董士楷太常禮儀院
太祝宗緝之母也末媯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
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州馮子振其
豪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於天
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
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

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

元興續編卷之十 列傳 十一
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
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
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少孤
博涉羣書爲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
薦於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
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
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
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
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

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爲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爲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爲文奇奧簡澁動法古人而不屑爲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於世其甥李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
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
之遺老鉅公一見卽以斯文之任期之旣冠重厚醇雅
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
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柢六經躡躒
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
文者日至於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
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
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
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

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闡域其爲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

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

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天歷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尙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

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
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儒學
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
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
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
徐貴贈禮部尙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
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卯知學卽善記覽工
詞章才思涌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
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

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於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於部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卽爲按其圖籍悉以歸于學建德素少茶而摧稅尤重民以爲病卽爲極言於所司

權稅爲減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內憂而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師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歷醫藥筭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

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墻東類藁二十卷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

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
文圭旣卒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益而已
益所著書有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
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
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
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
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
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
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

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
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
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
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
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
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
名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
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
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
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抹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

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諡號曰康靖
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
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
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
不以生業爲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
至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爲閩海
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
旅日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師旣至
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卽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

已數載歲且大比請於行省參知政事李木魯狎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於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日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爾旣而聞旅卒集深悼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燄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

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於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尙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今爲吳

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卽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爲別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爲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後召爲

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齋詩藁玉堂漫藁越中行藁凡若干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卽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

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卽以斯文爲已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旣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于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

顏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領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旣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墻而揜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

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旣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

應旣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
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
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
瞻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卽以養親辭歸
天歷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
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
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
虞集諭留之瞻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
旨曰卿且甞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
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卽上封事

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瞻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瞻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卽解印以去遠藩爲之震悚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

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卽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卽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復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卽著以爲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瞻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爲已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

娥曰我將殺爾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
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
且旣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
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
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
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
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
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
十年召爲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
於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

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
諡曰文孝瞻思遠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
律筭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粥或不
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
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
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
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元史卷一百九十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八

良吏一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爲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疎闊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効也然自中

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爲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幼穎敏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漑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

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代爲交城令時世祖以皇弟開藩京兆總天下兵歲丁已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藍答兒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覈之罪者甚衆世祖每遣左丞闊闊與澄周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朝事乃釋中統元年世祖卽位擢懷孟路總管俄賜金

符換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
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
平灤路總管七年入爲司農少卿俄出爲京兆總管居
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
爲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
之遂著爲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爲宋將咎萬壽
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葬暴骸修焚室賑
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撫
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
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

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游顯宣撫大名嘗爲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
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爲顯所舉中書特爲去之其
介如此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
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祠
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
年冬無雪父老言于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
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
而卒年四十四子殷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學年十五以儒生
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又舉楫賢良方正孝廉楫至京
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椽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
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
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
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
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時商
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
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耕種得穀給王府之需
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爲

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
中書於荆南府以楫爲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
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
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
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
代已欵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
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判賊董旗兵
士俘掠甚衆楫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二十三
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立尙書會計天下錢糧
參知政事忻都戶部尙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徭

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徵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爲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爲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衆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旣來請署榜以付我楫曰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教化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一子餘慶重慶崇

慶餘失其名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爲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以鎮之詔從其言遂超拜行御史臺侍御史歷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司禱曰張或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

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滋卽開倉以麥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悅未幾以疾卒于位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諡莊肅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爲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欵附授鎮撫統民兵二千戶陞真定路管

民萬戶憲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史聲聞益著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爲所譖俱拘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間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柰何爲兒女子泣耶御史慙謝俄見

原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爲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辨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四年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詢之帥服田竟歸民大德五年以樞密大臣闍伯薦授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轡弓刀後以扈從勞加奉訓大夫賜侍燕服二襲秩滿當代樞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爲增員武宗時遷宗正府郎中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克斤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勅天

璋訊正之賞賚優渥尙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與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尙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卽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旣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賴不寃皇慶初天璋爲歸德知府邵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弭時羣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

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爲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覲免譴饒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卽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藏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聞陞廣東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水

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等乞致事天歷
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
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
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
價翔湧乃下命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
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緡錢不輸于臺留用賑饑御
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
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
去旣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
也至順二年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

南郡侯諡正獻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良吏二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爲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都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

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礎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礎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礎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爲恩州同知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

盜賊克斤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

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諳都刺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大將阿朮伐宋仕至冀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爲氏諳都刺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爲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諳都刺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爲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陞待制時方選守令除遼州達魯花赤以政聞賜上尊名幣除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

武關諳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旣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諳都刺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鍋誣以枉勘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諳都刺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諳都刺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七子燮徹堅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
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
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
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
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
腴田以饒士絃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州判官奉郡府命
覈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
照磨轉撫州路宜黃縣尹理白寃獄之不決者數十事
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寃獄金溪縣民
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

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

文奸黠悍驚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卽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欵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旣去政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爲

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與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爲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徭屢竊發爲民害與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與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

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第由戶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訴觀音奴立爲剖決一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繫令郝乙剖之任以怒毆郝經宿而死郝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郝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郝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

有睢陽小吏亦預邾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
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邾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
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
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
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
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
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免巫囑
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
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
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

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
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
歲蝗不爲災後陞爲都水監官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
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徭反自強往見徭酋
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欵請命
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
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
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卽能知其曲直然
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

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均平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部使者數以廉能譽于朝選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

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饈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爲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就爲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

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良
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
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
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
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
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
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
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
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
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

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
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
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檢校官
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
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
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
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
且冀創立衙門爲徽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
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

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
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
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
艮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
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艮言
悉蠲之艮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
仕卒年七十一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
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
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

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曾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

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敗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爲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

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爲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爲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爲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僞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訊

得其狀卽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濫及崇
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
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來爲衛輝路總
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
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
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
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民尉襲之果
得賊于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患之秉直禱于
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

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天
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
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
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養

許義夫礪山人爲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
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
足後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
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
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
吾境也言辭愿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得免於難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史卷一百九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

忠義一

李伯溫守賢之孫毅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戶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伯通死焉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

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卽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子守正自幼時嘗質於木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

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裹瘡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乘間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見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亳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殺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

山仗劍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溫因孛里海歸木華黎木華黎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祿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兗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爲人誘以名爵

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於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克州祀焉

攸哈刺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騎以武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哥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曰壯士也留之爲

吾用俾隸麾下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砲三十
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與哥恣
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
祖賜名哈刺拔都從木華黎略地燕南爲先鋒至大名
金將徒單登城督戰哈刺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
門南奔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克隨營監察戊寅授金
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
太原新破哈刺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
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
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爲贖奈

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爲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羣訴之哈刺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刺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窰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時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刺拔都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刺拔都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刺拔都家屬哈刺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

太原哈刺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刺拔都設伏於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爲唇齒皆未下甲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許曰納糧芻守者弗悟門啓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長王毅降石家昂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引兵入哈刺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刺拔都汝當出哈刺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

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
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刺拔都誓與城
同存亡遂歿於陣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
立太原已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刺拔都長子忙兀台
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
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
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
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
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

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閔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孥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爲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爲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於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樂城元氏栢

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
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承制加忒末洛州等路征
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洛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帥有功
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撫使洛州元帥進兵
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
澤潞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真定天祐襲職從天倪
攻取益都諸城略滄棣得戶七千兼滄棣州達魯花赤
佩金符時金鹽山衛鎮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
鹽四千席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
仙據真定以叛殺守將史天倪忒末父子夜踰城而出

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滿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母以我故隨其機筭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

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武末家一十八人戰於樂城元氏高邑栢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搆仙黨啓關納賊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洛州征行元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仕居趙卒孫世樞朝列大夫江西權茶都轉運使

伯八兒合丹氏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怯列王可罕與太祖爲鄰國誓相親好旣而敗盟與其子先髯潛謀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

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王可罕
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父脫倫闔里必扈從
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卽位以伯八舊臣子孫擢
爲萬戶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
昔列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
之未得命爲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刺不
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八刺陰結脫鐵木兒
近侍也里伯禿謀報父仇後爲也伯里禿家人泄其謀
八刺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脫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
河八刺馬驚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

脫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爲此耶八刺曰
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
之讐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爲逼令跪不屈以鐵搗碎其
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
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刺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奧敦氏居益都嘗
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
保定合刺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
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璫畔其母携季子脫烈普華避
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撒吉思

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撤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腳山下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爲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其弟時兵南伐餽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各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緡邗溝達於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

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畸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刺普華爲寧海路達魯花赤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遂奏罷之羣盜歐南喜僭王號僞署丞相招討

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
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
信等分兵搯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阯屬護
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
其鋒銳甚合刺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
步格鬪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
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於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召特勒
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
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
忠全節功臣諡忠愍子二人僕文質越倫質僕文質官

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諡忠襄子六人僕玉立僕直堅僕哲篤僕朝吾僕列篋皆第進士僕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於時越倫質子善著僕哲篤子僕百僚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如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穎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爲右屯陳於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爲

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爲湛河襄
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爲界葉縣
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
餘家兩縣鬪辦葉縣倚陝漕勢以凌襄城中書遣官察
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
大旱天孚禱卽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羣烏來啄
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蝨食麥人無可奈何忽
生大花蟲盡嚼之許人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提
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
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

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棧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偏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歛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

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澣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於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諡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

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斃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元史卷一百九十三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八十一

忠義二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摔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

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
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
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
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李黼字子威穎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
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
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
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
撰明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
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柰何後乎

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戚疏無成書可攷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數與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

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祕書太監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

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軍于江聞之遁黼
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
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
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
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
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
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
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
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
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

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
焚溺死者無筭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
叅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
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
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
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
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
起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
不敵揮劔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
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間黼死哭聲震天

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叅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穎亦死于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摠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於江南工籬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劫掠復獲而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

南行省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曾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蠡聚士誠復鼓變殺叅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薦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曩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謀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給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飭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

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搥碎其膝而髡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秦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秦定初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陞副使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

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已益恚嫉乃檄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捷水寨以圍我旣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啖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沔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暹駐兵沔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沔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鎖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

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瑋運糧萬斛入河竟爲賊所掠德瑋僅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什道上卽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烏及鞞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撒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嚮次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

國追封衛國公諡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爲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論紛紜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輿魯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

和羅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爲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
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
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
方諸郡錢糧之富甲兵之精稱嘉爲最十八年寇陷上
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旣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
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
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
賊數百死者無筭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
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
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勲王室

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墜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諡忠烈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後宮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

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卽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鬪遂見執爲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

陽路判官時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暉者
元統元年進士魏王軍汝亳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
戰備一夕賊劫王王臥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
王亦爲賊所得比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
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
者角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羣盜據汝寧
官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
卽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恐其
黨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荅以恩宥

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
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
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
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卞琛大名人世爲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旣而
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鄰郡盜起未幾來剽掠
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
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鋌當賊賊矢
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
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

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彞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彞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彞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彞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卽彞家邀致之至則彞已死矣賊平朝廷贈彞臨汾縣尹賜諡純潔有張崑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崑起字傅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用薦者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旣去晉寧復陷汾州崑起與妻赴

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爲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詎賊不輟因見害又有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常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卽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

以行誼用舉者爲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邪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爲兵而反爲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爲爾寫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爲所害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旣破毫揭帛于竿皆羣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

耳豈爲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
又死於亂藁殞其尸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爲給
貲以葬賜諡節愍

王士元字堯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棣州判官累
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
其民力爲區畫至爲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知濬州
州濱黃河嘗經盜賊城堞不完市井空荒士元邑邑不
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
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
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爲誰

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爲吏仕至滁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叅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踰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繫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

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湖廣
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爲劇郡地
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
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
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
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
以爲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
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
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
于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戶部拜參議

中書省事出爲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荆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卽輿疾而行旣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旣宥爾誅戮又錫以

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棄信逆天滅不
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卽馳騎奮擊賊賊
以槩撞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
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歸殯于真
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錡弟琬字仲德仕至台
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黃巖琬
潛登白龍輿舍於民家絕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瞑目卻
之七日而死

孫搗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張
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爲使招

論士誠而用馮爲輔行馮家居不知也中書借馮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馮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迂詔使馮等旣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馮馮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捶馮肆其陵辱馮不卹也及士誠徙平江馮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馮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馮訊問馮罵聲不絕竟爲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咄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諡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
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
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
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
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
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
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
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
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栢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
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

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卽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劔大呼曰大丈夫

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劓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卽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爲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死賊衆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旣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 五
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爲賊
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剜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爲介休縣尹民饑散
爲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爲良民其後
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舟免官
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
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
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
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乘曰乘以
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

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刺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濬州
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刺丁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
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辟掾淮
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刺丁以民兵往襲
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秦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
請叅議軍事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
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
捕以固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擊二
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而還未幾出邏江上賊

突至馳船來鬪納速刺丁手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據龍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良渥且召納速刺丁還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刺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卽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狀叅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刺

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梁鎮賊衆猝至納速刺丁
麾兵挫其鋒後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甯火鏃射之死者
蔽流而下賊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
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刺丁顧必死謂其
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
去遂皆死之省憲爲賻其家事聞贈納速刺丁淮西元
帥府經歷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